

嘴賤很多，  
真心  
只給你



梁了月 / 著



## 第一章：幹，我的人生，從這裡開始有點意思

黃昏的光透過教學樓斑駁的玻璃灑進走廊，像拉長的金線，斜斜地編織在地板上。王熙站在空教室門口，制服筆挺，背挺得像隨時準備接受表揚的模範生。走廊那頭傳來老師談笑的聲音：「王熙又是第一名吧，真是讓人省心的孩子。」

他對著空氣露出一個完美的禮貌笑容，點了點頭。

「老師好。」王熙的語氣溫和，微微頷首，像是早就背熟的日常問候程式。

「欸欸欸，王熙，聽說你數學又全對喔？你也太扯了吧！」班上某個男同學經過拍了拍他的肩。

王熙笑著說：「運氣好啦，題目不難。」語氣得體，笑容恰如其分。

「你都不會想要耍廢一下嗎？」那同學半開玩笑地問。

他思索了一秒，依舊維持著模範的姿態回應：「習慣了就還好。該做的事就要做好。」

「太正經了你。」

他只是笑，沒多說什麼，腳步沉穩地走出教學樓。

天色已微暗。他沒有立刻回家，腳步像被什麼牽住了似的，繞過主道，拐進校園側門後的老榕樹區。那兒有間廢棄儲藏室，牆角斑駁，榕樹根鬚盤結成座，像天然的石椅。他總會在這裡坐上一會





兒，沒有人叫他模範生，也沒人問他成績。

「幹——」

一聲懶洋洋的嗓音劃破黃昏的沉靜。

王熙抬起頭，看見牆角有個人跳了下來，像貓一樣落地無聲。那人穿著皺巴巴的校服外套，扣子只扣了一顆，裡面套著一件褪色的黑T。頭髮亂翹，眼神卻鋒利，一手夾著菸，像是理所當然地霸佔了這片領地。

「你不是那個誰嗎？模範生王熙？」他抬抬下巴，語氣帶點戲謔，「怎麼，乖寶寶也會走這種野路啊？」

王熙頓了下，語氣仍然端正：「我只是想安靜一下，這裡不會被打擾。」

「哇喔，語氣好有禮貌喔！果然模範生都這樣講話嗎？」小宇一邊說一邊坐到他旁邊，「你講話是不是都先練過台詞？還是自帶校訓配音？」

王熙皺了皺眉，沒接話。

「來一口？」小宇把手上的煙遞過去。

「我不抽煙，謝謝。」他仍然是那副模範生模式啟動的標準語氣。

「操，你連罵人都會先說『抱歉』嗎？你這樣真的會被壓力逼死欸。」小宇大笑。

「我沒有壓力。」王熙回得很快，太快，快到像是反射動作。



「真的假的？那你不要玩個遊戲，看你會不會破功。」小宇眨了下眼，從口袋掏出一包牛奶糖，「來，抽一顆，如果是紅色就回答我一個問題，不准說謊。」

王熙有點無語地看了他一眼，「這什麼幼稚的……」但還是接過糖。他撕開糖紙，紅色的。

小宇咧嘴笑了，「好，問題來囉——你有沒有一次，很想罵人，但只能笑著說沒事？」王熙手指一頓，糖還沒塞進嘴裡。

小宇補了一句：「例如，像現在這樣被我煩死的時候？」

王熙抬眼看著他，眼神很淡，卻多了一點難以察覺的波動。

「有。」他回答，然後，語氣突地變得低沉了一點，「現在就有。」

「哦哦哦，快了快了，模範生要破功了喔～要不要我幫你暖個場，先一起幹一聲？」小宇湊近些，眼裡是戲謔也是鼓勵。

王熙盯著他幾秒，忽然輕聲吐了一句：「幹你娘。」

空氣凝了兩秒。

小宇像中了樂透一樣彈起來：「幹——真的假的？你真的罵了欸！操，這聲音太乾淨了，我都快愛上了。」

王熙反而低頭笑了，終於不是那種完美的、社交用的笑，而是發自內心，帶點解脫味道的笑。



「你很煩欸。」他說。

「謝了，我自豪。」小宇笑得像個得分的壞學生，從口袋裡又掏出一顆牛奶糖，「來，你抽不來煙，吃這個吧，補償一下叛逆感。」

王熙接過糖，包裝有些破損，牛奶味混著一點塑膠氣息。他將糖含入口，甜味瞬間在舌尖炸開，腦袋也跟著一陣亂麻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來著？」王熙問。

「小宇，楊宇，體育班。」小宇挑眉，「你叫王熙，年級第一，全校的驕傲。」

「少靠北。」

「嘿，第二句髒話來了。」

王熙笑得更明顯了。他突然覺得這地方挺舒服的，這個人也挺真實的。沒人催他背單字，也沒人問他志願。只有這個亂七八糟的小宇，靠著他，講幹話，分糖給他。

那天之後，他常常繞去榕樹那裡。總有一個人坐在那，腳翹桌上，嘴裡叼菸，一見到他就笑著喊：「欸欸欸，模範生來啦，要不要今天第三句髒話試試？」

王熙每次都笑著搖頭，嘴上罵著「操你媽的」，腳卻比誰都快地走向他。

後來他回想起那一天，總是會一邊笑一邊說：「幹，我的人生，從那天開始有點意思。」



## 第二章：現在不是模範生

某個春天的午後，又到了自由活動的時間。天氣暖得剛剛好，陽光不刺眼，空氣裡飄著一絲桂花香。

往常王熙總是留在教室自習，連鐘聲響了都還坐得筆直，彷彿他與書本有什麼不可分離的誓約。但今天，他卻在下課鈴響後，一反常態地站起身，收起書本，背起包包。

「欸，王熙，你今天不留下來唸書喔？」

「跟平常不一樣欸。」

「你是怕考太高分，我們會追不上，故意放水一下嗎？」

同學們笑鬧著，語氣半真半假。

「沒有啦，出去散散心而已。」王熙手插口袋，語氣輕描淡寫。

但他心裡知道，這不是什麼隨機的散步。他的腳在替他做選擇。

沿著熟悉的小徑，他來到那棵老榕樹下。風穿過樹葉的空隙，灑下斑駁光影。那是他第一次說髒話的地方，也是他最近經常夢到的地方。

小宇正坐在樹下，叼著一根煙，翹著二郎腿。陽光透過枝葉落在他的臉上，眼神半眯著，懶懶地斜



嘴賤很多，真心只給你



睨著他。

「唉唷，模範生不是該留在教室唸書嗎？怎麼大駕光臨啦。是太想我了嗎？」

他語氣吊兒郎當，嘴角笑得像知道什麼祕密一樣。

王熙咬了咬下唇，撇過頭：「屁咧，誰想你了。」

話雖這麼說，他卻不自覺攥緊了手心，像是想藏住手心裡那點發燙的情緒。

小宇笑著拉了他一把，王熙毫無防備地坐到他身邊。身體剛一碰到，小宇的肩輕輕觸著他的身體，熱度穿過布料直直傳進來，王熙像是被什麼電到似的，背脊挺了一下，又不動聲色地放鬆。

「喏，你不抽菸，要不吃糖吧？」小宇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牛奶糖，熟練地撕開包裝，遞了一顆過來。

王熙嘴一撇：「幹，男生也愛吃甜喔？」

嘴巴在嘴硬，手卻已經接了過去。他低頭看了眼糖紙，還是默默塞進嘴裡。甜味一入口，他意識舔了舔唇，那味道簡直像是小宇的笑藏在糖裡。

「欸……這個……」王熙抬眼瞄了小宇手上的菸，「操，模範生也會抽菸喔？」

「現在不是模範生。」王熙輕聲說。

小宇賤笑，眼睛一彎，像是等這句話等很久了。他把自己抽到一半的菸遞給王熙：「來啊，感受一下自由的滋味。」



王熙接過那根菸，指尖不經意碰到了小宇的。他沒有躊躇，用力吸了一口，像是要把空氣中的所有不被允許的自由全吸進身體。

咳了兩聲。

「慢點啊，別噎著了。」小宇拍拍他的背，語氣輕鬆，掌心卻比語氣更溫柔。

他們就這樣背對背地坐著，肩膀輕輕相觸，煙緩緩升起。沒再多說什麼，只有風聲和偶爾傳來的遠方喧鬧。

王熙抬頭看著天，春天的天空湛藍得像洗過。他第一次發現，原來不念書的午後可以這麼舒服，原來人是可以選擇不那麼完美也沒關係。

而這種感覺，是小宇教他的。

背部的熱度在傳遞，彼此吸入的空氣開始同步，連吐出的煙也像某種默契。他們不需要擁抱、不需要告白，只要坐著，就是一種靠近。

王熙忽然開口，聲音像剛抽完菸那樣輕啞：「你每天都會在這裡嗎？」

小宇轉頭看他，笑得像春天剛剛發芽：「你每天都會來的話，我就會在。」

那一刻，王熙的心像那糖一樣，在嘴裡靜靜融化。

這個午後，他沒有考卷、沒有段考，也沒有人喊他模範生。

他只是王熙，一個坐在老榕樹下，和一個愛吃糖又賤賤的男孩，一起抽煙、呼吸、靜靜曬太陽的

嘴賤很多，真心只給你



普通人。

但這份普通，比任何一次滿分都來得甜。